

校勘依據：民國五十九年七月版臺灣中華書局據汪氏振綺堂補刊本校刊之列女傳

列女傳校注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圖，據漢書藝文志當是九篇，傳七篇，頌一篇，圖一篇。本傳言八篇者，圖不數也。漢班昭馬融魏虞韙妻趙晉綦母邃皆為之注，今竝不傳此書，自北齊顏之推作家訓時已有羸人宋蘇頌，王迴遂各以己意，更定篇次。蔡驥復散頌入傳，而劉氏之舊久不可考見矣，世所傳者，以建安余氏本為最古，母儀止十四傳，蓋闕其一又佚去頌義大序，且唐宋人所援引，今本亦往往誤奪羸亂為謬，古書之陋，莫此為甚！室人梁端，幼從其大父清白翁受是書，略通大義。時元和顧之達重刊余本，翁復為審定，端輒臚其同異，退而筆之，翁見之哂曰：汝欲為班趙之業耶？遂益為之折衷。端讀書明義例其淵源有自也，歲辛未歸余，侍養重闈，動如禮灑，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概能不負所習者，刀尺之暇恆手是編不置，每獲一義輒共余傷榘，余亦時舉所聞益之，乙酉六月子會撰生而端沒，余哭之慟，殘編賸墨鐫置篋中，不忍復啓視。今忽忽十稔矣！懼是書之終無善本，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為之整，比條分件繫三月而畢，前賢時彥竝載其說，題姓名以識之，嗟乎！余與端倡隨十有五載，回憶燒燭檢書篝香校帖，閨房之樂彷彿靜治堂故事，忽焉中徂喪此佳偶，形單影隻能勿神傷？雖然端不幸前死，而得後死者教育子女，且為之刊其書以傳，不可謂非端之厚幸也已。道光癸巳立秋日借閒漫士汪遠孫識於觀馴齋

序

關雎為風始易家人，卦彖辭曰：利女貞化起於閨門，此漢劉子政列女傳八篇所由昉也，班昭馬融輩為之注。蓋此傳為風化之原誠鄭重之也，余伯兄曜北，置之案頭以備覽觀，暇時為諸姑姊妹講說，姪孫女端伯兄之長孫女汪遠孫孝廉之室也，自幼沉靜寡言笑，伯兄篤愛之，名之曰：端。少長，教之讀，能通大義。竊睹父書尤好此傳，伯兄謂曰：汝亦好此乎？為之講解輒能領悟，余亦得與聞緒論或舉古人評鷺之深相契然，用心之專壹余萬不及端，歲辛未嬪於汪奉章姑莊鴻案，事上接下動循禮法，平陽稱為女宗。家政稍暇輒手是編禍篝鐙，瀏覽直至夜分，久之心悟，爰為之注釋。時與孝廉參酌字句，間略加增損哀然成帙，弃之篋中不輕示人。然用是心氣沖耗以挽亡，孝廉慟絕，十餘稔不忍起篋，今年深秋，懼是書是人之俱亡也，將付梓垂為家範以永其傳。乞序於余，余雖不敏與端為知己，敬之重之，爰樂為之序。至此，傳歷漢、晉、唐、宋千餘年，閒存亡訛舛以及篇帙之繁閒，卷數之分合或又以為向子歆所作，諸說紛紜，備詳舊序茲不贅云。錢唐梁德繩楚生氏撰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以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以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提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謬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頌詩書，脩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概不可攷。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爾。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隨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已訟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送，始以頌義篇次復訂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隨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

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人之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啟母塗山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高郵王氏念孫曰賢當是覽字之誤也仁智傳云夫人省茲貞順傳云諸姬觀之觀省覽義並同）名號必揚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當作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脩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召南申女

宋恭伯姬

衛宣夫人（宣當作寡）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依傳在楚平伯嬴之下）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為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瞽

晉圉懷嬴

趙昭越姬(趙當作楚)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郃陽友娣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齊管妾媵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當作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媧

趙佛肸母

齊鍾離春（依傳在齊威虞姬之下）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嬖嬖傳

惟若嬖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元和顧氏廣圻曰此傳頌止六句餘皆十句蓋脫此下四句也）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姬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當作后)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

王章妻女(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嫔(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當以為劉向子劉歆作驥，僅按隨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會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問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卷之一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嫫，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兪，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孟子作從而掩之)，舜潛出。(史記武帝紀索隱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今傳無此文案宋曾慥類說載列女傳二女曰往哉鵲汝衣裳鳥工往注云習鳥飛之功以往鵲錯也)又二女曰去女衣裳龍工往注云龍知水泉脈理也訓鵲為錯此古人假借之例蓋曹大家注也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鵲汝裳衣鳥工往又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去汝裳衣龍工往並較今本為多足證今本已失劉氏之舊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易雷譯文引馬融云速召也)醉將殺之，舜告一女，一女乃與舜藥浴汪，(左傳杜預注云池也)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漢書古今人表敷手舜妹師古曰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案擊字轉寫又誤為繫也)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於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選於林木，(廣雅選入也)入於大麓，(文選七命注引曹大家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書堯典正義引無嗣位二字若此之類義得兩通未敢據以校刪)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於有庠，事瞽叟猶若初焉。(初字舊脫從太平御覽皇親

部一引校增)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問下有因葬焉三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引死作葬無此七字蓋當時自有一本也太平御覽同)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惟毛詩作維王應麟曰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魯秋潔婦傳引惟是褊心與石經魯詩殘碑合)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古音戶)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郤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禳祀，以求無子，終生子。(與毛詩異)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禮記樂記注云以體曰嫗偃與嫗古通用莊子人間世篇偃拊人之民釋文引崔譔云偃拊猶嘔啍啍謂養也)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長州陳氏奂曰明上疑脫聰字此三句文與簡狄傳同)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郤地，遂封棄於郤，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尚書作汝后稷字之誤也)鄭注云汝居稷官種蒔五穀是鄭本作居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武進臧氏庸曰野乃隘字之誤詩誕真之隘巷是也)隘與野俗音相近一恤畢皆脂部隘從益聲屬支部古支脂通案臧說是也荀子賦篇隘與狄敵迹適韻離騷隘與績韻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為帝佐，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初學記帝王部引下有帝嚳之少女五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次妃)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妹(妹名建疵見淮南墜形訓太平御覽作姊妹與史記云三人合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妹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太平御覽引下有有妊二字)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呂覽音初注同毛詩立上有帝

字)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飾，(飾讀為飭古字通)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藝文類聚后妃部引下有曰女嬌三字路史啓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嬌蓋今本脫)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尚書鄭注娶於塗山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此古文家說史記夏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蓋今文尚書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楚辭天問注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此今文家說皆言娶四日而往治水依傳是生啓四日而去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皇親部一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與尚書合玩頌義亦當是娶後四日疑今本誤)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毛詩作女士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士子為韻疑此誤倒)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啟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啟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史記殷紀集解作有莘漢書人表注云嬖與莘同)殷湯娶以為妃，生仲王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湯妃有莘之女也而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王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王嗣登大位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臣北堂書鈔后妃部一引有嬖高明后妃部二引訓正後宮嬪御有序疑今本有脫文)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嬖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嬖，質行聰明，(質舊誤賢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三校改)勝從伊尹，自夏適殷，(顧校云當作商)勤懃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周室三母

如。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禮記坊記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譯文云此是魯詩案鄭荅昞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先師謂張恭祖也後漢書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然則記注蓋韓詩此傳是魯詩故不同）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犇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嬖之子衍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陳氏奐曰善必寡之誤左傳曰其必始於未亡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縛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薑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疑無下脫罪字左傳神下有何告若有四字文稍異）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餘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縛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惟毛詩作維）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林字誤左傳作陵正義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雲：“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古音盈之反）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交姣古今字）始往，操行哀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綉衣，（綉毛詩作裝）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文選秋胡詩注引砥上有以字）以高節，（文選注作以高其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嬖之子桓公，（金壇段氏玉裁曰姆當是母以桓公為己子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楚辭遠遊榮與人韻東方朔荅客難榮與身韻）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

(吳縣黃氏不烈曰妹宋本模糊似是教字)卒能脩身。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顧校曰戴己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穀之母見左傳敖亦諡穆伯相涉致誤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餘姚盧氏文弨曰養當是義之譌)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紼絕，(案絲蓋繫之誤而衍者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調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讀此傳者注係字於結旁傳寫誤入正文漢書哀紀作襪係解韓子外儲說左下作鞮繫解紼疑作袪同鞮玉篇袪衣系旁涉上下文而誤)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字亦作卷淮南原道訓短袂攘卷高誘注卷卷臂也)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注云經者總絲縷以成文采有經國治民之象)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太平御覽無曲字)不可不彊(舊誤疆太平御覽作強今校改)，故幅可以為將。(注云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將強乃能除亂以幅喻將也)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太平御覽無不均服三字)故畫可以為正。(注云畫傍也正官長也總縷得畫以喻徒庶得長而後齊案傍疑榜也)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福山王安人照圓曰蕪如絲類之屬莫與膜同內則注云皮肉之上魄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注云物為一丈墨也不知丈尺多少使意與世蕪而莫莫也都大夫主治民理眾也案此文亦有譌)持文而不失，出人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太平御覽捆作捆無也字注云捆使縷交錯出入不失理也似大行人交好鄰國不離畔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師。(關舊誤關從太平御覽校改注云總推縷今往引之令來似關內師收合人眾使令有節關內師主境內之師眾)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注云均為一齒受一縷多少有數猶內史之治民也案均當為杓廣雅釋器經梳為之杓曹憲音子允反廣韻二十一震凡織先經以杓梳絲使不亂出埤蒼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注云相當大任堅固不遷死而後已有若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三公。“(注云摘謂勝也舒而不窮喻三公道德潔備無匱竭也案摘當為摘集韻二十三錫摘機上卷絲器)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

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淫也當作逸也左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正義引國語作逸此蓋後人據誤本國語改之）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組織國語作祖識虞翻云祖習也識知也組織字之假借）日中考政，（初學記禮部上作正）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國語使字衍牧下有相字當據之訂正六字）宣敘民事。（敘舊誤敬從初學記校改國語作序）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也案之字蓋大字也誤韋昭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與太史司載（韋昭云載天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國語作命）晝考其國，（下脫職字當從國語校增）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王安人曰隸是肄字之誤肄習也國語作貫貫亦習也）夕而習復，夜而討過，（討國語作計）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自國語作日）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則字誤國語作列）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堵國語作堵宋庠云或從日）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國語無人字）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大夫國語作夫人）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讌毛詩作燕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國語無上祀字）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陷字誤國語作掐韋昭云叩也通俗文爪按曰掐苦洽切）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毛詩無厥字釋文本或作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此脫於外朝合神事六字）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韋昭云闔闔也）皆不踰闔。祭悼子，

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飲國語作飶）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此從標目讀下故不復舉子發母者四字古書簡而有法如此今本參差不一）概後人所屬改子發名舍見荀子彊國篇楊倞注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淮南道應訓注子發楚宣王之將易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十二作子反）子發攻秦絕糧，（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秦下有軍字後破秦同余知古渚宮舊事二此句有軍字下句無）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得字下同）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仁和孫氏志祖曰并疑半之謾渚宮舊事作升亦作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并字下同）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耶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渚宮舊事作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者字舊脫從渚宮舊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王使人注江之上流，（注舊誤往從藝文類聚渚宮舊事太平御覽校改太平寰宇記會稽縣西三里有投醪河）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渚宮舊事及作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味不加喙四字）而士卒戰自五也。（渚宮舊事五下有倍字）異曰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渚宮舊事重軍士二字）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渚宮舊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十下有倍字）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蓋魯詩說王應麟詩攷不載）夫使人入於死地，（文選苦熱行注引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而自康樂於其上，（文選注殷引無自其二字）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術渚宮舊事作道）子非吾子也，無人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大父曰孟母仇氏見繹史引風俗通又明人所纂孟氏譜載元張●孟母墓碑云●讀廟碑其稱母曰李氏不知何據）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也字舊脫從文選注校增）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之字舊脫從文選閒居賦注引校增）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太平御覽宗親部一資產部六作織韓詩外傳九回）問曰：“學何所至矣？”（何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孟子曰：“自若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言未能博）孟母以刀斷其織。（太平御覽趙歧孟子題辭疏引作機下斯織同）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史記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風俗通窮通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淮南汜論訓注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孟子題辭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洽儒術之道）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妻由氏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墮太平御覽宗親部七作惰）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太平御覽作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母太平御覽作婦）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王安人曰據文敏當作也）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羸（音口一）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毛詩作伊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引注云謁請也監視也）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

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於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校增）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人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太平御覽作辨辦古今字）天陰還失早，（御覽時序部十八作太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太平御覽夕上有待字）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太平御覽一日作母）至閭而止，（太平御覽閭下有外字）良久，夕乃入。（太平御覽無夕字）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日舊誤月從太平御覽效改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醕醢醉飽，（太平御覽引注云醕醢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太平御覽作失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太平御覽期盡作盡期）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太平御覽重穆公二字）使朝謁夫人，（朝謁舊誤明請從太平御覽校改）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王安人曰下脫此之謂也四字）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揜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淮南汜論訓注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作芒卯孟古同聲通用）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溫公家範作凡人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舊一本作赦）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說苑反質篇養作理）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脩字疑譌）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舍與赦同）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爲不德，忠孝之事，盡財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宋王回序云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止十四傳藝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並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海寧吳氏騫據以補於今本之首案北堂書鈔后妃部三心每自退亦云出列女傳又御覽注云餘同呂氏呂覽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據此列女傳亦有此數語也又詩齊風雞鳴疏引列女傳云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顧氏廣圻據之爲缺魯師氏母一傳案師氏母傳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引全文云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答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君子謂春姜曰知陰陽之順逆也並錄於此以俟博古者定焉

列女傳卷之二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早後漢書皇后紀注崔琦傳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並作夜）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姜后有既出迺

三字待罪於永巷，（文選注引注云永巷塗是也案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為掖庭）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下舊衍之字從後漢書注文選注校刪）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後漢書注引作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好奢必樂窮樂者亂之所興與今本不同）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後漢書注引無婢子之三字下有惟君王之命五字）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此三句後漢書注引作寡人之過夫人何辜八字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調，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尚書大傳佩下有玉字）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文選女史箴注引上有齊侯二字）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與今本不同）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鍾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語與此同）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王安人曰加當作嘉案加嘉古通）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國語韋昭注云貳

疑也)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國語矣字在動下）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韋昭云莘莘眾多也說苑奉史篇引同毛詩作駢駢）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贖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霸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毛詩作淑姬魯黔婁妻傳同此涉有女同車而誤）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急古讀如怡易雜卦謙輕而豫急釋文虞作怡）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段校曰此書之例當作妣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穆姬君以歸。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宏，與女簡璧，（女字舊脫從左傳僖十五年疏引校增）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娣姒史記秦記作兄弟教作救）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左傳釋文及正義謂自曰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二字為後人所加史記亦無其文此傳有之蓋采自他書也）公懼，乃舍諸靈台。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文選女史箴注引作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文選注即位上有初字）好狩獵。（文選注下有畢弋二字）樊姬諫

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文選注作三年王改）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何也作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十字以下文亦多異大意則同）曰：“虞丘子也。”（韓詩外傳作沈令尹）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蓋魯詩說詩攷不載）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妒，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丘，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伯。（古音博故反）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蔚當作蔚）麒麟不入於陷奔，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王安人曰而字衍）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鱗尾，王室如毀，（毛詩作燬下同）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韓詩薛君章句同見後漢書周磐傳注）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段氏曰而即能也淺人又添能字）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唐韻正母亦有讀滿補反者詩一見蝦蟆與兩韻易一見繫辭下傳與度懼韻是也）凡事遠周，（王氏念孫曰周當爲害傳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粵與周相似案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引作害狗漢書諸侯王表河間共王不周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敕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

“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妣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醮與醮同說文醮飲酒盡也士昏禮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醕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醕如初三醕用盞亦如之卒爵曰醮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注齊或為醮古音脂幽二部聲近通借）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蠶，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澉澉酒醴，（澉說文水部繫傳引作澉爾雅漠清也）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婦人之至行也。（八字舊脫從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校增）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王安人曰意當作慳）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一。（白虎通義嫁娶章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公羊成十年傳何休注云天子娶十二女後漢書荀爽傳眾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並與此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棄淫佚棄不事舅姑棄口舌棄竊盜棄忌妒棄惡疾棄並與此異）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故毛詩作古）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為變己。稱引婦道，不聽其妣。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左傳公下有子字此脫）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謙爾新婚，（謙毛詩作宴）不我厲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段校曰當改內子）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臨海洪氏頤煊曰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於陶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三引校增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太平御覽作荅子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太平御覽作君敬之民載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太平御覽下有飽其志饑其腹六字)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文選謝玄暉之宣城詩注初學記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獸部四毛上有衣字人事部作毛衣)故藏而遠害。(初學記下有今君與此背不免後患二句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下句作不無後患乎)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文選注作逢禍必矣太平御覽作夫子之逢禍必矣下有請去二字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漢武帝秋風辭注哀下有來字疑亦是此處脫文)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終卒二字疑誤倒太平御覽作乃與少子歸養終姑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古音姑)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油油當作悠悠鄭本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油油聲近又涉下文油油而誤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誄太平御覽文部十二作述)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蔽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作弊)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嗟乎文選三良詩東武吟注引作吁嗟)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毛詩傳云泄去也)夫子之諡，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誅下惠，妻爲之辭，陳列其文，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下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八字）其妻出戶，（太平御覽無戶字下有衣褐袍三字）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稿，緼袍不表，（不太平御覽作無）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首舊誤手今依太平御覽校改首足即下云頭足也）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邪舊誤斜今校改下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並作袞）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舊誤口從文選曹子建張景陽詩注引校改陶徵士誄注引高士傳同墨子辭過篇食足以增氣充虛楚辭惜誓吸沆瀣以充虛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正用此文）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忻忻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一作急急）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大父曰衾叶音羌衾從今聲易林頤之損今與房韻）安賤甘淡，不求豐美，（豐美二字疑誤倒楚辭惜誓功與狂長韻韓愈歐陽詹哀辭豐與羊光等字韻皆其證）屍不揜蔽，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雜上作揚揚王風疏作陽陽）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史記晏子作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史記晏子上云其妻請去故下云妾是以求去也此上有脫文）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

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接輿躬耕以爲食，（水經濰水注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韓詩外傳二作河南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以字誤韓詩外傳作少）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韓詩外傳跡作軼與轍同車軼見莊子人間世）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紆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紆易姓，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漢書地理志蜀郡青衣貢蒙山括地志蒙山在嚴道縣南十里）葭牆蓬室，木床蓍席，衣糲食菽，（論與鄭注云糲絮也）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新樵而來，（太平御覽地部七引高士傳此及下文畚下皆有萊字不知何字之誤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下文投其畚而去無來字或涉下來字而衍後又加耳）曰：“何車迹之眾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文選注引妾聞知居亂世爲人所制頌亦有妻約世亂句疑今本有脫文）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授當作受）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顧校曰据疑

拊之誤拾也說文作攢足₍₁₎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文選注作乃隨而隱)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療毛詩作樂)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葭爲蓋，(段校云蓋當作牆案傳云葭牆蓬室史記老子列傳正義引列仙傳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是其證)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

藝文類聚人部四引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彩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今本無之或是佚文附錄於此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顧校曰楚蓋齊之誤水經濟水注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孟子於陵即此處王安人曰今濟南長山縣有於陵仲子墓案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見世說豪爽篇注史記鄒陽傳索隱同本此傳爲說非字誤子終文選閒居賦注引作子仲漢書人表作子中)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九載北郭先生事無非字渚宮舊事一回)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所字舊脫從文選七命注引校增韓詩外傳渚宮舊事並有所字)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愔愔毛詩作厭厭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見釋文)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爲人灌園。

列女傳卷之三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隗舊誤魏從史記周紀集解引校改)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史記周紀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粲皆多之名也)王田不取羣，(曹大家云田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案收

疑取之誤)公行下眾，(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眾人共議也說苑敬慎篇云升輿而遇三人則下)王御不參一族。夫絜美之物歸汝，(物下國語有也眾以美物五字疑此脫)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絜不歸，公行下眾，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五王上疑脫楚字)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當依左傳重鄧曼二字)曰：“大夫非眾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左傳作亂次以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師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餘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之下。(左傳譯文楛郎蕩反又莫昆反武元反案前一音字作楛後二音字作楛楛木字當頭從甫不從兩集韻榘下不引左傳丁度所見釋文蓋無郎蕩一音也)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作食與息韻)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句失韻)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左傳許穆夫人公子頑所生與此不同或女下脫弟字)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大父曰言疑意之譌案意抑古通)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愈引此傳云云衛女疑即許穆夫人蓋魯韓說同自欲與齊故高子以為疑也）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吳才老韻補逃田黎切易林損之恆良夫孔姬脅惺登臺樂季不扶叔輒走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僖淮南人間訓漢書人表作釐詩柏舟譯文及正義引曹大家云釐音僖是傳本作釐字）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駢國語作駢韋昭云并幹）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韋昭云微蔽也薄迫也）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飴，加璧其上，公子受飴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一本作詐）使夫饋飴，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云名饒）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顧校云當作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愛涉下文而誤也左傳作惡周太廟金人銘曰盜怨主人民害其貴見說苑敬慎篇）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國語無色字）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國語言上有主字）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國語韋昭注云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之性（舊誤仕從太平御覽宗親部十校改）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托州犁焉。（太平御覽引注云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國語作陽古字通用）而交之。（交太平御覽作友）及欒不忘之難，（不左傳國語作弗）三卻害伯宗，（三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於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

衛靈公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馬驢譯史云列女傳列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孽嬖此夫人蓋在南子前）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古書多以謂作為）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必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校增）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信舊誤變從太平御覽校改信古申字）不為冥冥墮行。（墮舊誤情從太平御覽校改方言情易也墮與情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酌太平御覽作進）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賢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補）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上疑脫之字）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毛詩作身）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麟麟，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侯當作公）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此節其文而有誤脫）夫人仲子，（盧校曰左傳作諸子管子尹知章注云諸子內官之號此以為夫人子為太子宜矣與其弟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左傳作聞諸侯難四字）失謀。（二字左傳無）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絀黜古今字）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左傳心作必之下有公曰二字此誤脫）”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段氏曰誠當作誠）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一本作高厚欲迎牙左傳作崔杼）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太平御覽器物部八作恐人得之）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段校曰台即甗）字孫炎休正注云甗瓦器受斗六升食獵犬，組羊裘。（古音渠之反）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同太平御覽作銅古字通周禮典同故書作銅）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疑脫露字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衿當作衿與襟同。”吾子拘有木治矣。（太平御覽引注云木治枯也）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古書氓字多作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太平御覽下有者臧善也四字）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者舊誤是告上衍善字從太平御覽校改）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太平御覽作銅魚有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太平御覽是下有以知二字）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

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也字衍）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楊叔向所食邑非姓）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遂長也）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盧校作大人）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左傳正義引譜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左傳無）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監鑑古今字），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宥疑寔之譌左傳作實寔寔古通用）貪惓母期，忿戾母饜，（左傳作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左傳作石）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左傳作遂弗視）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國與作喙是也），鳶肩而牛腹，（國語韋昭注云鳶肩肩并斗出）溪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國語作視）及叔魚長，爲國讚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作施服虔云施猶劾也孔晁曰施廢其族也讀施為弛族字形近而誤）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說文繫傳木部引智伯之圍多株不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也與今本不同）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王安人曰馬字衍）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王安人曰夫當作去）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无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作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疑此誤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公乘妣

魯公乘妣者，（傳列謂姊爲妣）魯公乘子皮之妣也。其族人死，（盧校改其夫死）妣哭之甚悲。子皮止妣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妣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妣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妣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妣欲嫁，何不早言？”妣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漢書項籍傳注數責也）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眾，（一作政）何以理之！譬猶擗目而別黑白也。擗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妣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籟兮籟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一作禮）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漆次一聲之轉論衡實知潛夫論

釋難竝作次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作七室注云一邑七宮也案宮乃室字之誤新莽侯鉦重五十竅斤七作竅或作漆墨子貴義篇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晉羊叔姬傳有三室之邑舊注必有所據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後漢書劉陶傳注引作啼太平御覽入室部作歎皇親部十三仍作嘯疑後人改之也）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後漢書注作心莫不慘慘者太平御覽作心莫不為之慘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嘯後漢書注作哭）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又菜部四作不厭葵味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桐城馬氏瑞辰曰倩琴操作請倩情形相似倩蓋請之譌案馬說非也太平御覽皇親部菜部作借倩借聲近）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令舊誤今從太平御覽皇親部校改）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今魯君老老必將悖太子少少必愚愚悖之間姦偽互起文義較完足）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引注云曲沃邑也漢書應劭注云負老嫗也）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注云未值王之清閒而受使行也）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款太平御覽作詣上書作請見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注云脆窳不堅固不宜以邪事開誘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注云號諡笄嫁之名）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

夫人，晏出朝朝字衍尚書大傳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非出朝也下句虞注即其證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及詩攷引亦同今本衍朝字反刪去夫人二字尤非關雎預見（舊誤起興從文選注詩攷引校改案漢書杜欽傳贊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機而作臣瓚章懷竝以為魯詩見微見機即預見之義文選注引虞貞節云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貞節桐鄉令東郡虞隲妻穎川趙氏女也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見世說賢媛篇注隨書經籍志列女傳趙母注七卷）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文選鶴鷄賦注引此二句誤以為姜后語見下有其字處作遊）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太平御覽無政字）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粟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注云六石四斗曰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子納二字誤倒）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脩，卒無敵兵。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者疑帛之誤史記趙奢傳作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臧之。（古書多以臧為藏）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史記者下有買之二字）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始紀隨下有坐字）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禮儀部二十引注云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易緯通卦驗文），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太平御覽作宜韓詩外傳同儀宜古字通用詩角弓如食宜飫韓詩作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韓詩同見外傳一服虔據以注左氏宣元年經見正義）“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脩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左傳賈服注云大夫以上無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義本此見曾子問正義）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於一本作如）致命於伯姬。（公羊何休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禮記坊記注云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鄭義本此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下上疑脫地字）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顧校云十當為七春秋成九年伯姬歸於宋十五年宋公固卒）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顧校曰景當作平公公以魯成十六年即位宋災在襄三十年乃平公之三十三年）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求一本作而）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本穀梁傳）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亦本穀梁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衛寡夫人(寡舊誤宣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校改與後魯寡陶嬰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寡隸書寡字形與宣相似而譌易序卦巽為宣髮今本作寡髮可證詩攷後序引作宣是其所見本已誤近刻御覽亦誤作宣)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願請二字舊誤倒從逸齋詩補傳引校改)夫人曰：“唯夫婦同庖。”(八字舊脫從逸齋詩補傳校引增太平御覽有為夫婦為同庖六字亦脫三字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後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攷逸齋詩補傳引兩匪字作非)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王安人曰也疑已字之誤)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返，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疾病部五夫下有之字)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太平御覽不重采字雖其臭惡，(其太平御覽作甚)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見文選辨命論注蓋魯韓詩同太平御覽乃作而顧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為句)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愨，持心不願，(段校作頌)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為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毛詩作露)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一本作偶）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段校曰躡上當有不字）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房之二字誤倒）結其衿縈，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縈。（尔字誤當從段校改作示下示之衿縈同）士昏禮夙夜無怠視諸衿縈注云視今文作示）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怠。示之衿縈，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三顧二字疑衍或三是曲字之誤）親迎之綏，（迎是授字之誤）自御輪三，曲顧姬與。（與是輿字之誤）白虎通義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游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曹大家曰玉環佩佩玉有環）內飾則結紐綢繆，（後漢書齊武王續傳注引無環字紐字）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氏字疑衍）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段校曰公當作恭）避嫌遠別，終不冶容，（冶當作野易繫辭野容誨淫鄭注飾其容而見於外曰野）載不並乘，（並是立字之誤）曲禮婦人不立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歸逸齋詩補傳引作并）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

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水經流水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今殖有罪，（今疑令之誤水經注引作如）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就舊誤枕從後漢書劉瑜傳注文選洞簫賦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二十一人事部一百二十八禮儀部二十八校改之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內誠動人，（文選注誠作誠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水經注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七）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毛詩句末皆有兮字古今注云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為作歌）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穆字誤伯莒之戰在魯定公四年穆公卒於文公六年相去一百一十六年矣史通云校以年代殊為乖刺是唐時本已誤）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公羊傳釋文云左傳作伯舉）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一本下有受字後人增入也）渚宮舊事二無受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旒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施一本作遠渚宮舊事作絕）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一本作失渚宮舊事亦作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誅渚宮舊事作故事作禁）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

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壹舉渚宮舊事作一朝）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毛詩作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太平御覽文部十四引注云昭王平王子共王孫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注云漸臺水上之臺）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符上舊衍其字從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校刪）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作命曰昭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無一字）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還則水大至，（反字還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臺崩，夫人流而死。（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作沉水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太平御覽作嗟乎夫人守義而死）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並作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太平御覽下有奉其祠祀四字）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太平御覽引注云仁猶人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楚字舊誤在姬字下從藝文類聚校改太平御覽作楚白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疑當作蹟陳氏奩曰績業也事也與紡績字同義異）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及上舊衍而字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校刪）秦滅衛君角，（角舊誤乃從太平御覽校改）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史記衛氏家君角九年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此蓋有別本）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左傳有南孺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子奉祭祀而妾事我，（祭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我不聊也。（毛詩傳云聊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綰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公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止之，（止舊誤守從太平御覽校改）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年太平御覽作身衰作替）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慚讓，（一本作夫仁慙辭）請求出舍，（古音暑）終不肯聽，禮甚閒暇。（古音戶一本作有度）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作歌上有乃字不下無更字）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悲字舊脫從北堂書鈔樂部二太平御覽校增）七年不雙。（七太平御覽作十）宛鷄獨宿兮，（宛舊誤鵠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校改獨宿御覽作戢翼）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夜半太平御覽作時則）想其故雄。（太平御覽作獨行悒悒）天命早寡兮，（早寡太平御覽作令然）獨宿何傷。（太平御覽作塊獨永傷）寡婦念此兮，（太平御覽作感

鳥慍己兮泣下數行。(太平御覽作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悲舊誤哉從太平御覽校改)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脩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美藝文類聚服飾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又八十二作敏)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藝文類聚人事部二太平御覽無多字者二字)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早死字)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狗作犬文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妾宜以身薦其棺槨。(七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類聚無其字)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其字)曾字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今舊誤念從太平御覽校改)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太平御覽弱作嗣)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作高其節敬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毛詩作皦曰韓詩作皎曰見文選寡婦賦注)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古音申)不受梁聘，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作戎)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孫校曰備疑儻字之誤案漢書遊俠傳注引作吾若不來)汝肯養吾母乎？“(養太平御覽作善視)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諡法慈愛忘勞曰孝)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繯襌，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

，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地字疑誤）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舊本作姑死葬之從太平御覽校增）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顧校曰漢志陳屬淮陽國諸侯王表及文三王傳文帝十年梁孝王自淮陽徙梁文帝時淮陽置太守當在此後）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一本妣作母馬校曰妣當為比及三年之比）終不聽母，（古音滿以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古音房以反）

列女傳卷之五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處上有臥字）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與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鄭子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

(渚宮舊事作仰視)子晷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晷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晷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晷遂行不顧。(行字舊脫從文選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詩注引校增)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而上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衍從渚宮舊事校刪)何也？”子晷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晷，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晷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渚宮舊事此下有子晷進曰夫摘奸擾滑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爲所傷亡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之職，商臣庶弟也。子晷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晷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仁和陳氏善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一本穆下有公字)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太子下脫圍字)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王安人曰當是交字之誤)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藝文類聚人部十二右作乘）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社作莊）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渚宮舊事二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渚宮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引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鳥）王問周史，（說苑作太史州黎）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渚宮舊事下友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爲不使十一字）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渚宮舊事下有內字）遂自殺。（餘杭嚴氏杰曰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社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左傳史記作塗集解徐廣曰一作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群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竹書紀年周幽王六年西戎滅蓋）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

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亡忘古字通）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祭，（大父曰忠孝仁義賢五者祭名也）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妹武梁祠畫傳亦作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溫公家範作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謂義姑姊六字因義姑姊復出誤脫耳）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侄，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爲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集解徐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廚人持斗（史記作銅料正義曰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徐廣曰一作雒）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一字衍史記無）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一本無之字）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之舊誤執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校改）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為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史記正義同水經灤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史記靡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之地名之為靡笄之山）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引一本作說）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溫公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行藝文類聚人部五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作義）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既字上有秋胡子三字）去而宦於陳，（宦舊誤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部宗親部十校改）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采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托桑蔭下滄，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藝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吾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藝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引皆作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而已矣三字）吾不願金，（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金上皆有人之二字）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上二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收子之齎與笱金。（太平御覽收上有子去矣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至上有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采桑者也，秋胡子慚。（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作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發脩身，（二字舊脫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增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段校曰所蓋欣之誤文選注當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為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效改）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二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西京雜記赴沂水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孝經作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惟毛詩作維）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最近也案楚辭遠遊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醜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禮記曲禮定猶與譯文本亦作豫）因陽僵覆酒，主父怒而答之。（文選大從初學記人部下）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校改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答欲殺之，媵婢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答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

語韋昭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臚（毛詩作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禮記內則作可者鄭注可者傳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伯嬴傳皆言保阿疑禮亦作阿脫壞其半耳說文娒女師也讀若阿娒正字阿假借字）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仁舊誤然從別本校改禮記作裕）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失韻疑當作逃遁）守節執事，不爲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左傳襄十二年正義二十一年釋文引並作節姑姊妹謂父之妹也案傳言兄子妹字是武梁祠畫像作姊）梁之婦人也。因失火，（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宗親部三火部一並作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己上舊衍其字從太平御覽校刪又人事部作與其子無己

字)在內中，(古謂室為內漢多言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太平御覽兩引並作赴火)其友止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夫)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卒與猝同)中心謂何，(太平御覽宗親部三作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陳氏奩曰左傳曰姪其從姑說文姪兄之女也)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今之後妻，(漢書五帝紀元鼎六年訂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此六十六年中)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奩玉篇竹部引作篋)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蒐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去就誤云溫公家範引校改案去與奔同魏智華陀傳裴松之注云古與以藏為去蓋去之為藏猶廢之為置也)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耳，(舊誤身從太平御覽珍寶部二校改)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頤，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動舊誤慟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校改)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太平御覽溫公家範引無忍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二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溫公家範馮翊上有左字）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太平御覽人事部五無之妻二字）其夫有仇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作仇家二字屬下為句）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案譎乃訶之誤史記淮南王安傳為中訶長安集解徐廣曰訶伺候探察之名音空政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中閭父呼其女告之，（藝文類聚告上有而字下計字在女上以而告之計為句）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太平御覽重殺父二字下殺夫同）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藝文類聚作曰諾）曰：“旦日，（藝文類聚作因曰夜）在樓上新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頭字）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太平御覽作還譎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古音戶）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呂覽舉難高誘注曰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苑云甯戚販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譌作顧見史記鄒陽傳集解文選嘯賦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各載甯戚歌一篇文皆不同蓋後人傳會之）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寧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孫校曰昔者上脫媵曰二字）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皋子生五歲而讚禹。（臯舊誤羣詩秦譜正義引作皋子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今據以校改史記秦紀正義引作陶子贊並作佐）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馱驥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寧戚，寧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寧戚，命管迎之，寧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爲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乙韓非子七術篇作乞）當恭王之時，（顧校云江乙見戰國策在荆宣王之世此云恭王非也案渚宮舊事三作宣王恭字傳寫之誤）乙爲郢大夫。（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注云郢楚都今南郡江陵）有人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渚宮舊事云令尹昭奚恤）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藝文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案其上疑脫以字）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藝文類聚不作非）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藝文類聚作從橫）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

物者，妾子坐而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坐下有之字）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十舊誤千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十舊誤失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引綦母邃注云繁人官名）當平公之時，（韓詩外傳八作齊景公）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太平御覽引綦母邃注云札鎧也）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韓詩外傳作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人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事見呂氏春秋愛土篇）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事見韓詩外傳七）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無治字）其為之亦勞矣。（矣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陰，三睹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餽以河魚之膠。（河舊誤阿從韓詩外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綦母邃云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也）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石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拒石與下附枝對文越絕書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文意相同藝文類聚史記周紀索隱引亦脫石字）右手如附枝，（附太平御覽作附枝藝文類聚作支）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為儀而射，（為儀二字舊脫從填平御覽兩引校增注云儀法藝文類聚作以其儀脫言為二字韓詩外傳作為儀）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春秋諫下下有陳字此脫）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始有說內之至哉！”（始有說句內之句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誤衍晏子春秋作事必有故令內之楚處莊姪傳召之姪至文義亦同）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害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晏子春無此文史通譏其年代乖刺是也）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遇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校增）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太平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太平御覽作伺）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下怒字舊誤從太平御覽校改）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今洪範作毋虐鰥獨釋文馬本作亡侮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與此同大傳鰥作矜古字通用）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

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古音渚）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韓詩外傳一下有適楚二字）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璜舊誤璜案璜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曰雞鳴疏引校改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韓詩外傳作璜今外傳亦作璜）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棲霞郝氏懿行曰譚潭皆潭字之借音說文燂火熱也疑作潭爲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韓詩外傳作汜）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韓詩外傳作受）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楚野辨女傳已有狂夫昭氏在內矣語意相同昏禮有問名言已受人之聘）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當作思詩攷引韓詩外傳作思此作息者後人以誤本毛詩改之也）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古音方愔反）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媧

趙津女媧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怒字舊脫從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四校增）媧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東舊誤來從藝文類聚水部下太平御覽樂部十校改）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尚書釋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籩江張須玄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

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籀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三淮未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巫舊誤玉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攘卷見魯季敬姜傳文選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引作攘袂）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十一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舟部上舟部下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校增）願備員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王安人曰驪字上疑脫牝字）右驂牝，（顧校曰廣雅馬屬野廩腹丹疑廩即廩字通用）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右驂牝，（集韻驪或從黃）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太平御覽引綦母邃注云河水激揚濟之不易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楫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佛漢書古今人表作蕪）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顧校曰出當作使）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媧之，（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並侵之。其（六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左傳杜預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媧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陳室奂曰泥及昵字王字疑涉上明王而衍讎泥附著四字同義）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云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又二十三引注云鍾離姓春名也）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壯舊誤指從世說輕詆篇注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校改新序雜事二同）大節，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要）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世說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並作三十新序同）無所容人，銜嫁不讎，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願乞一見四字新序有願一見三字）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

之婦除，頓首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太平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文選舞賦注並引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新序此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十九字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善舊誤喜從太平御覽校改下同新序亦誤）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隱語呂覽重言史記楚世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皆有其事高誘裴駟司馬貞顏師古所說義訓顯白非不見之謂也新序誤亦同案太平御覽引已如此）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注劉向別錄云引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退而推之，（推新序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新序作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段校云當作阨國語韋昭注大曰崩小曰阨），社稷不定，（後漢書注引作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文選景福殿賦注太平御覽作層）黃金白玉，琅玕籠疏（荀子正論篇龍茲揚涼注龍茲今之龍鬚席列女傳龍疏疏鬚聲相近曹大家亦不解新序亦作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幕絡荀子注引作莫落新序同）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新序匿上並有伏字）諂諛強於左右，（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太平御覽強下有行字文選注及新序無）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太平御覽作酒漿流湎新序同）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闕然無聲四字）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文選注引傳有寡人之殆幾不全句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引注云閔王宣王子也史記作湣王）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太平御覽疾病部三作故以名焉）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女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校增）王怪之，

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車舊誤乘從太平御覽校改楚處莊姪傳亦作後車）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王安人曰又當是女之誤（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遣歸太平御覽作歸遣使使者作使奉祀加一本作以）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王氏念孫曰遲猶比也言比其至而宮中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比也調比至天明也）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與不飾二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太平御覽作曳地）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瘤女以為后。（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立上舊衍一字從太平御覽校刪）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北堂書鈔設官部一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皆吾吐哺二字初學記太平御覽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初學記作何足為貴太平御覽作何足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

”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椳墮，則屋幾覆矣。（屋上則字涉上兩則字而衍別本重椽椳墮三字蓋後人妄加）王則棟矣，庶民椽椳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舊誤夫妻從北堂書鈔校改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曰，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見韓詩外傳三）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韓詩外傳八淮南人間訓皆以為齊莊公）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字而字從北堂書鈔校增）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逐孤二字疑誤倒）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姪渚宮舊事三作經下並同疑姪字誤）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作好遊觀之樂）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臣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眾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舊誤作滋日以甚從太平御覽校改）今禍且構。（毛詩傳云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此四句太平御覽作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

”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太平御覽無還字渚宮舊事同）門已閉，（太平御覽門上有比至國三字渚宮舊事作既反國）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太平御覽作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毛詩作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會藝文類聚火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資產部六火部三皆作台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王安人曰蔽當作敝）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協毛詩作洽）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史記倉公列傳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名緹縈。淳於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史記倉公列傳文帝四年史記文帝紀漢書文帝紀刑法志並文帝十三年）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蓋傳本有此文今脫）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文帝紀作三漢書

刑法志同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五字誤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則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列女傳卷之七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嬖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後漢書■注引妃下有有施氏女四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十字并注以女妻人曰女六字今本蓋有脫文美於色，薄於德，亂嬖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七作四方美人）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倡初學記太平御覽作俳）能爲奇偉戲者，（初學記太平御覽能作而古能而通用）聚之於旁，（太平御覽作房）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騎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璇室淮南本經訓回）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嬖妾不必實指其人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竹書紀年沈約注有山氏女二人琬琰皆傳會不足信）流於海，（太平御覽作浮海史記夏紀正義引淮南子作江）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辯用心邪僻夸比於體戚施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

列傳索隱引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夸也北堂書鈔后妃部四用心邪僻又佞諂邪媚闕貌惟妖闕行惟軌所與貴之所憎誅之美好辭辦興於姦軌並云出列女傳皆此傳佚文）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書牧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十一字今本脫紂乃爲炮烙之法，（書正義引乃字下有重刑辟三字今本脫盧校烙改格說見鍾山札記）膏銅柱，加之炭，（史記殷紀集解加上有下字荀子議兵篇注炭下有上字）今有罪者行其上，（史記集解荀子注皆作行焉輒墮炭中，（荀子注炭作火）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下有竅有九毛四字）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史記殷紀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逸周書克殷解作廩）衣寶玉衣而自殺。（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上美者縫環其身以自厚也）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陳氏奩曰小白即雜帛也左傳謂之少帛白與帛通）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國語韋昭注褒人褒君也）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韋昭云共處曰同）“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國語與去之與止之史記周紀同漢書五行志去之止之此疑有脫文莫吉。卜請其齎藏之而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齎血也韋昭注云齎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齎櫃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齎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蜺，（國語作電韋昭云電或爲蜺蜺蜚蜴象龍史漢亦皆作電）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國語作未既齎韋昭云毀齒曰齎此疑毀下脫齒字）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韋昭云山桑曰檠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漢書作其劉向以爲其服蓋以其草爲箭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妾下疑脫之女二字）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拘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流一作沈）倡優在前，以夜續晝。（續

一作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滅毛詩作威）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左傳作急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顧校云據左傳及衛世家五是三之誤三謂宣惠懿也）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毛詩人下有兮字）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公羊莊元年傳儻幹而殺之釋文儻本亦作拉）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為亂，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顧校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昭注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又夏父弗忌為宗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此疑不忌是展之誤又左莊二十四年傳以為御孫事亦不同。」婦贄不過棗栗，（左傳正義云先儒以為棗取其蚤起也栗取其戰栗也）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左傳此句下有而由夫人亂之六字）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此穀梁義公羊何休注國語韋昭注並用其說）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公羊傳作縊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本穀梁說左傳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國語韋昭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子于南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文字誤國語作交）除亂而眾說，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章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大父曰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伯嬴傳稱秦穆公齊槐女傳稱宋景公同一乘刺）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申生將

昨，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之字疑衍）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國語無恩字）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人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人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鞭殺驪姬於市下是字疑市之譌）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逸周書諡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左傳作僑）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顧校云士即事字古通用）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顧校云明即盟字古通用案成十六年左傳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左傳作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終左傳作然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懿行曰阻疑怛之誤說文怛驕也）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夏姬不當稱陳女疑鄭字之誤）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陳字及御叔之妻四字舊脫從史記陳世家正義引校增）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九重三字案姚寬西溪叢語引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下二句當別有所出史通雜說篇引再爲夫人三爲王后誤（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或裴其幡，（四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校增類聚並引注云蔽膝案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繻裴衷行近而譌蔽膝不名幡亦疑字誤）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眾人知之吾不善（之無二字疑誤倒）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徵字誤黃校云宋本模糊似是徵字）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王安人曰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此疑有脫文下大夫二字當上屬）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韓詩外傳同毛詩兮作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左傳作克與之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二人一本作佐遂此下與左傳不同當別有所出）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失與沃同）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陳氏與曰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王安人曰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上開字當作問公自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也）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左傳服虔注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去故歌以自悔本此傳為說）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左傳作股）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太子城、（左傳作成）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子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字涉頌明成而誤當據左傳校正）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唯讀為雖古字通）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眾，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左傳作彊）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毛詩作撥）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

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惺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左傳無殺南子事）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惺之母而迎公。（左傳孔惺載其母奔宋與此異）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惺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瑟史記趙世家作琴）曰：“美人粲粲兮，顏若苕之榮，（史記集解引綦母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兮命兮，（史記兮作乎）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曾莫我羸羸。”（史記莫作無不重羸字集解引綦母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顧校云邃蓋讀羸為盈詳其文義似亦不重此字）異曰，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史記下有之禮二字）見章儼然也，（儼史記作儼）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游沙丘宮，（史記正義云沙丘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史記作開之索隱云醮周及孔衍作閉之閉藏也）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鷃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曰鷃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鷃集解引綦母邃曰鷃爵子也）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苕顏，神寤趙靈，既見嬖近，惑心乃生，廢后興戎，子何是成，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後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三字誤楚策四史記春申君傳皆作二）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王字

舊脫從別本校增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妾，（妾上脫幸字當據楚策史記校正）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也）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史記楚世家同六國表名郝）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表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與此不同）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詩箋云重謂懷孕也）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馮唐傳索隱引校增）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日盧校改嫁）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又云潛王潛與閔同）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慙，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國顧校改族）

列女傳卷之八（續列女傳）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周郊婦人（仁智） 此二字從明章溥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當作二十六年案左傳在昭二十六年十一月傳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尤其明證）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

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辯通)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太平御覽木部四引注云舍置不留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此不知何人注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一。」女曰：「墓門有梅，(梅當作棘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洩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屈子蓋用詩意此傳及叔師並本三家二章皆作棘後人據毛詩改之洪氏楚辭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梅是其誤已久矣)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當作諍廣韻六至引詩作諍止王逸楚辭注引訊予作諍予今毛詩止亦誤作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楚辭補注作其棘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舊誤飢餓從楚辭補注效改)，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節義)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史記刺客傳政姊榮集解曰一作葵)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之弟韓策史記作弟之)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軾深井里聶政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軾縣深井軾縣之里名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法)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闔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

「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漢書顏師古注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賢明）

漢棠邑候（漢書功臣表作棠邑棠古字通）陳嬰之母也。（史記項羽紀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故史記作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候，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候。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貽毛詩作詒）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節義）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千下有人字）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太平御覽下有也必得天下五字）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候，傳爵五世。（史漢年表自陵至侯定凡五世元狩五年坐酎金國除）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仁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史漢本傳皆云事下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史記何厚葬乎漢書乎作為此疑脫一字）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引注云平其事反死為生也)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舊誤不嚴不殘從太平御覽校改漢書回)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太平御覽教下有子字)詩云：「昊天疾威，(韓詩外傳同毛詩作旻天)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楊夫人(賢明)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展毛詩作辰)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賢璧)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漢書晉灼注漢語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監字誤漢書外戚傳作醫霍光傳作乳醫)曰：「婦人挽乳大故，(說文挽生子免身也外戚傳作免)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搗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顧校云當是奏上因署令勿論李奇所謂光題其奏也字誤倒耳或後人因顏師古說改今上二字連文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外戚傳並奏上連文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堊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

網鞞，（顧效云盡是畫字之誤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釋名鞞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鞞即馮矣黃金塗，為薦輪，（段校云為當作韋絮二字案段校從霍光傳也此傳或止一韋字聲近誤為耳）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霍光傳下有第中二字）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漢書本傳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注云以用刑殺為主若屠者也）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太平御覽引注云所報決刑戮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義漢書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老當漢書作當老）行矣！去汝東海，（漢書作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漢書師古注結正其罪也）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全字誤當從詩作今）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漢書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漢書至上有熊字）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漢書馮婕妤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此傳有脫誤）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於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孝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漢書顏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乎龍貝者)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猶與由古通用漢書本傳作由)事至大逆，(事漢書作罪)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故校云平日坐漢書作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字又改生為坐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徒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眾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邁咎也。

班婕妤(辯通)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漢書作象)女師之篇，(漢書顏師古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調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雎也德家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而誤女師葛覃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白圭時邁亦稱肆夏之例)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當作娣字誤)有寵，驕妒，(王安人曰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行)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漢書曰上有婕妤對三字)「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苟性命之俶靈；(說文俶善也)漢書作淑)登薄驅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增舊誤層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增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縈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縈孫炎注帨巾也)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豔之為尤；(豔漢書作閻案谷永傳閻妻驕扇顏

注引魯詩此後人依毛詩改之尤漢書作郵下同美皇、英之女舜兮，（舜漢書作虞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繁漢書作蕃）痛陽祿與柘觀兮，（觀漢書作館晉灼作觀）仍繯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以漢書作已）遂奄莫而昧幽，（奄漢書作暗）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局。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幃帷暗，（漢書作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紛襟兮紈素聲。（悴襟漢書作綵襟）文選琴賦注引作翠紈並聲近而通用）神眇眇兮密靖處，（靖漢書作靚）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漢書無下字）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壹漢書作一）已獨嚮兮高明，（嚮漢書作享）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娛漢書作虞）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漢書衣下有兮字）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調：「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斐毛詩作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繫壁）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當從漢書外戚傳作陽河五行志亦誤作河陽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姊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漢書漆上有髻字）砌（漢書作切）皆銅杏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漢書壁下有帶字）函藍田璧玉，（漢書無玉字）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慙，手自擲，（漢書手上有以字）擲作擣集韻擲擣同）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漢書如作知當絕句是字屬下讀）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氏字衍夫疑美之誤）令殺所生兒，（與漢書微異）革篋盛緘之，（革漢書作葦）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漢書曹宮以元延元年十月乳許美人以二年十一月乳與此傳先後不同）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

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亦與漢書微異）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漢書作危殺之矣疑已是危字脫壞也）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籙，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毛詩作瀕此與鄭箋改字合）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貞順）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嫵有節行。（嫵舊誤淑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部引校改漢書外戚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柔和嫵深遠也洞簫賦注引曹注作嫵正字嫵俗誤字）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只字疑誤漢書無此字）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政、（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以下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皆當有大字）左、右將軍（孫建甄邯）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趨漢書作驪）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豫飾二字師古曰豫盛飾也急就篇豫飾刻畫無等雙疑此脫飾字又譌豫為豫耳）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漢書旁上有其字）因廢疾，（漢書作發病發廢古通用）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髣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黠嬖）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後漢書劉玄傳首上有傳字此脫）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於政事，（墮一本作惰）而韓夫人嗜酒淫色，（北堂書鈔后妃部四作淫遊）日與更始醉飽沈湎，（飽舊誤飲從北堂書鈔校改）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

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網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人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一毛詩作壹）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賢明)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同郡孟氏之女也。（也字舊脫從文選劉先生夫仁墓志注引校補）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後漢書多執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後漢書斥上有簡字）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簷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後漢書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疑此有脫文俟侯形近亦有一誤）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母儀)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以舊誤如從別本校改）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手皆瘡裂，（漢書文穎注瘡寒創也）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舊誤官從別本校改東觀漢記作宮）以率八妾。（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姓正嫡一人餘皆妾也故云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竊疏，反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游觀，未嘗臨御窗，（東觀漢記窗下有望字馮魴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王安人曰及疑從字之誤）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息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句疑有誤續漢書作讀楚辭尤善賦頌）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因當作囚證相二字誤倒後漢書皇后紀作囚相證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徬徨，（夜上行衣字當從後漢書校刪）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東觀漢記作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與裁同）『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後漢書作綠襖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此用東觀漢記文）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盧校既作之）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二字疑衍後漢書無）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此亦依東觀漢記文）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二字疑衍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眾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嫫（辯通）

梁夫人嫫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人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竦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竦后崩，諸竦以罪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竦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

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後漢書梁竦傳弟上有及字）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後漢書作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後漢書擢調為羽林左監遷光祿大夫）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諡竦為褒親愍候，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曾封侯，（竦子棠樂平侯雍乘氏侯翟單父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恩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此八篇為錢塘汪小米年丈正室：梁孺人所校釋刻于振綺堂者，音義並述鑿削精好，庚辛寇至書板損佚，世鈔傳本，會其從子曾唯與余同官鄂州，得見初印本循誦不釋，因商刺剗之資，補刊既畢殺青斯竟，乃敘曰：更生成頌見于漢宣之世，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槃斲亂萌咸為採取，以資法戒。宣城史傳實鍾斯志，闕愆微已於時，內戚柄國，宮壺失職淄蠹傾軛，靡有稱述，炎靈中興女后御政，於是扶風曹惠班之屬，校讎中秘用始脩明，掇其要略衍為七戒，授之郡生垂為世典，建元之初稱盛治焉。夫二南之化罔閒於崇夷，家人之繇利貞於上下，古者女史記言：動阿保陳得失，至於媵婢乳媪類，能通鬯經義其所習然也，陰陽合德，性情與媿風俗隨之，可不重與更生以賅博之詣，表徽美之業，扶風顯於六后相承之朝，夫人闡於媼族貴盛之日，齊治之蘊，殆將一揆予與子，用躬際明聖家國之貴身焉。係之用是延其墜緒，述於終篇。有識者覽焉，若夫左史之佚浮邱之作，亦箋注訓詁者之所尚也。光緒元年冬吳縣潘介繁撰